

文兰著

米脂婆姨



陕西出版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文兰  
著

米脂

婆姨

陕西出版集团  
太白文艺出版社

---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米脂婆姨 / 文兰著. — 西安: 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09.4  
ISBN 978-7-80680-695-1

I. 米… II. 文…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 
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9)第 051195 号

---

## 米脂婆姨

作 者 文 兰

责任编辑 韩霁虹

封面设计 可 峰
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
太白文艺出版社

(西安北大街 147 号 710003)
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西安力顺彩印有限责任公司

开 本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16

插 页 5

字 数 420 千字

印 张 25.375

印 数 1 - 30000

版 次 2010 年 1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80680-695-1

定 价 32.00 元

---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
邮政编码 710064



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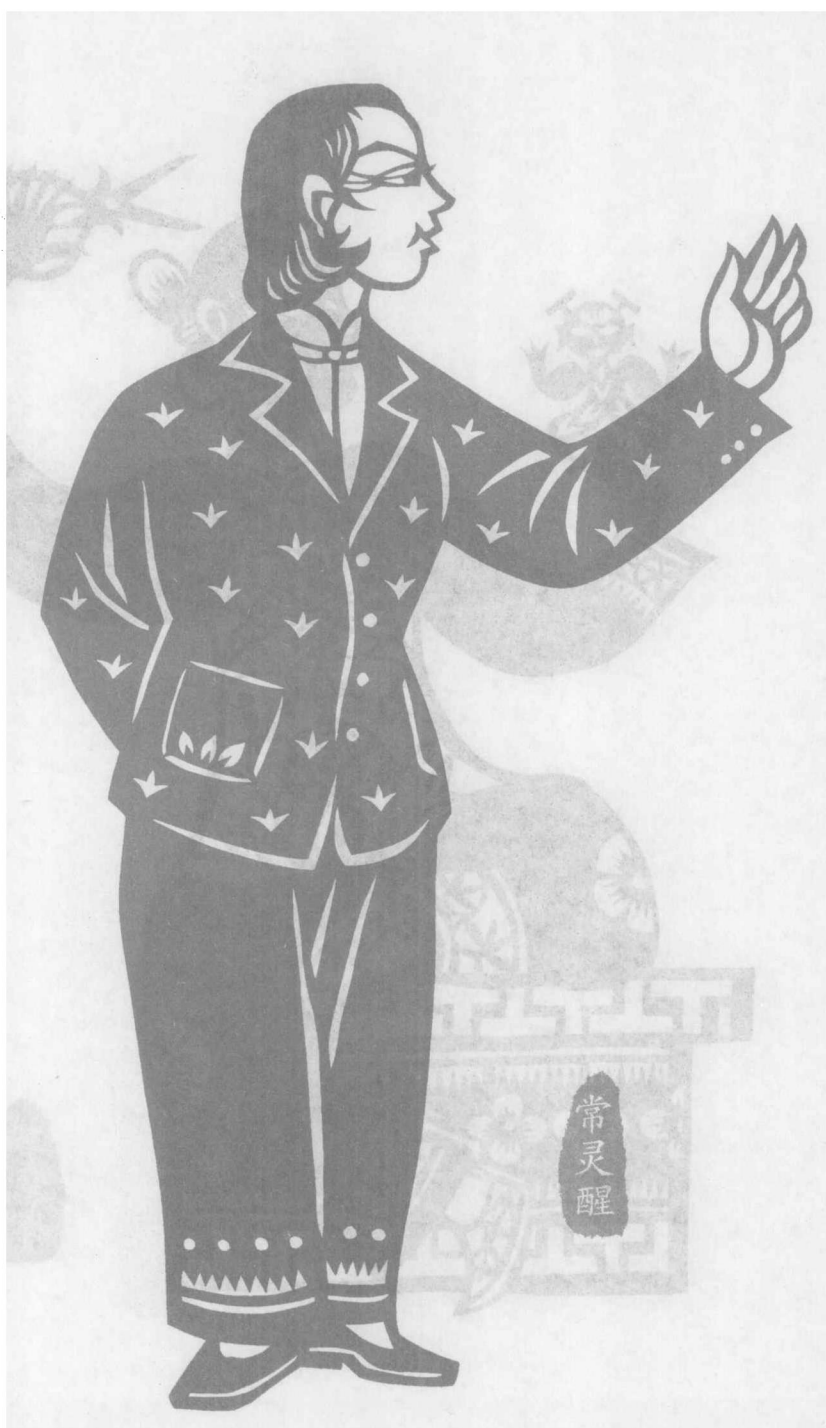






李慧样





常  
灵  
醒

韩根祥







梁万石



卷一  
刮大风





## 第1章 沙尘暴中播下生命种子

北京米脂婆姨大酒店总经理山丹丹无论如何也不能相信,28年前大大和妈妈竟是当着一群人的面,在一阵可怕的沙尘暴中,靠在一棵老柏树上做爱而怀上自己的。

但这确实是真的。

那是20世纪70年代初,山丹丹她爹山考娃在城里搞副业,按现在的说法,叫在城里打工。那年阳春三月,山丹丹的爷爷山举德给山丹丹的爹说了一门婚事,把山考娃从城里叫回来看婆姨<sup>①</sup>。山考娃从省城搭汽车回到县城,再从县城步行回到村口,就见路旁一棵向空中龙飞凤舞地伸着枝干的老柏树下,坐着三个年近五十的中年人。其中两个听众,一个叫胡三拐,是个瘸子;另一个叫王狗社,是个独臂;说唱陕北说书的名叫韩根祥,是个盲人,戴着副墨眼镜。韩根祥腿上绑着刷板、铃铛,怀抱着一把破旧的老三弦,枯瘦的左手在长长的弦柄上凭感觉滑动着,右手也习惯性地拨动着琴弦。他张着皱巴巴的大嘴,不紧不慢地说唱着陕北说书。今儿山考娃从城里回来,一身新换洗的中山装,肩上斜挎着印有“红军不怕远征难”红漆字样的绿帆布挎包,脚蹬绿色仿制军用胶鞋。山考娃走到说书人跟前,就站住了听。那时在城里搞副业稀罕,胡三拐、王狗社一看见山考娃就大声招呼:“考娃回来了!”韩根祥闻声也就停了陕北说书,把头一齐扭向路边。山考娃见老人们羡慕地看自己,就双手插进裤兜,双脚稍息,人模狗样地拿了些派头说:“甭停甭停,老儿间<sup>②</sup>们,后生两三年没听咱陕北说书了,耳朵窟窿都痒生生了,快接着说,接着唱。”韩根祥听了就说:“好,只要后生娃娃进了城还爱听咱陕北说书,老儿间就给你后生接着说。”韩根祥说着,就踏起刷板,弹起三弦,说唱起来:

哎——

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,

出了个吕布戏貂蝉。

吕布骁勇又善战,

拜月月闭美貂蝉……

韩根祥说唱着,山考娃也随着三弦、刷板的节奏,晃着身子,用前脚掌踏着拍子听

① 看婆姨:陕北方言,即相亲见面。

② 老儿间:陕北方言,对年老者的尊称。

着。正这当儿，后做了山丹丹母亲的李慧样路过，见从城里回来的山考娃人模狗样地站在人前听说书，也亭亭地站住，眼窝珠珠勾人地盯着山考娃。李慧样和山考娃家住同一个生产大队两条沟的顶头，往日见山考娃高高个儿，硬朗朗身骨，英俊俊模样，心窝窝早打起了卦。后来听说山考娃进城搞了副业，搞了副业便是当了工人，于是就更是“想你想成个泪人人，烧香打卦问神神”，可就是没人搭个话话，自己也怕人家山考娃瞧不上个乡下的女娃娃，因而也不敢求人提婚。今儿个见山考娃一副能样儿站在人前听说书，就更是眼窝珠珠不转地盯着山考娃看，心里乱麻麻地不知说甚好。其实山考娃进城前也瞧上了李慧样，不光因为慧样长得俊格样样，剪得一手好窗花，当时还是农业学大寨的先进标兵哩！因而也怕李慧样瞧不上自家，就自管自地在心里害着单相思。据说这回大大叫他回来看婆姨，看的不是李慧样。

刚才，就在山考娃摇头晃脑踏着节奏听说书的一摆眼，明明看见了慧样盯着自己看，却装着没看见，以至晃动的脑瓜和踏拍子的腿把子都不合三弦、刷板的节奏了。这情景被瘸子胡三拐看在眼里，对韩根祥说：“祥子哥，停停，我问考娃几句话。”韩根祥停了说唱，胡三拐就扭头问：“哎——考娃，如今在城里做甚大事？”山考娃瞥了李慧样一眼，仰起头，用重重的鼻音作出醋溜的普通话，所答非所问地回说：“老儿间问我么？我们那儿大肉大米饭，大米饭大肉，咪咪咪索咪——来哆啦哆来咪，咪咪咪索……”山考娃一边说，一边就晃着脑瓜儿，用脚踏着节奏，哼起《社会主义好》的曲调来，惹得几个听、唱说书的人都笑了。大家笑毕，王狗社又问：“考娃，你胡伯问你在城里做甚，你咪咪咪索咪了半天，也没说到究在城里做甚，伯咋听说你在城里火车站给人家扛麻包哩？”山考娃说：“老儿间，毛主席教导我们：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人民服务，搞搬运就不是革命工作了么？”王狗社连忙笑着说：“哎——对对对，革命工作，革命工作……”王狗社正说着，忽然脸上变了色，因为猛地有一股风从大家面前刮过，卷着地上的沙尘、草屑、落叶，急打着旋儿，呼地到远处去了。根据往来的经验，这情景惊得在场人除了盲人韩根祥，一齐扭脖子朝风来的方向看。立时就看见不远处狂风呼啸，飞沙走石，天昏地暗，黑洞洞，雾沉沉，混沌沌，一道齐天高的雾障齐刷刷地朝这边涌动过来。王狗社见状一句“不好，沙尘暴”的话刚落音，乱搅的沙尘草屑已蒙住了在场人的眼睛，谁也看不见谁起身逃跑。盲人韩根祥虽看不见却感觉到了沙尘暴，但并没有起身，反而立马又弹起三弦，踏起刷板、铃铛，急促地说唱起陕北说书《刮大风》的段子来：

哎——太白金星怒气动，  
霎时间地动山摇刮怪风，  
正沟里刮的是顺裆风，  
拐沟里刮的是大旋风，

